

of 2002 4982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成果報告 ☐ 期中
進度報告

一九三〇年代北京的象徵主義運動 (II-II)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0-2411-H-002-053-

執行期間：90年8月1日至91年10月31日

計畫主持人：馬耀民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詢

執行單位：

中華民國 92年 5月 19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一、中文摘要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在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所完成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裡，有關三十年代一段往往是寫成上海左翼文藝與現代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幽默、閒適文學等「逆流」的抗爭，而左翼文藝的勝利則反映了歷史潮流。這個大敘述複製了政治上「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濫調，無視於文學活動以及文學生產實際上與其所處的文學系統有關。本計畫提出一個實證的例子，凸顯該種文學史觀及文學史寫作方式如何抹煞另一空間中正在進行的文學活動。此計畫以三十年代北京的象徵主義運動為主軸，企圖重建三十年代北京的文學系統，以說明上海的文學鬥爭可能牽涉到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系統的互動。研究的結果將呈現出三十年代北京學院作為一個文學機構，透過課程和師資的安排、師生間的啟蒙誘導以至彼此提供發表園地、社團活動以至校內學刊的發行，以及最後畢業生踏出校園後從事文化工作，皆不斷的鞏固象徵主義的地位，復又使更多的文壇新秀因從事象徵主義詩的實踐或文學批評而得到肯定。在本計畫執行當中主持人將會收集並利用豐富的資料——包括來自不同文學傳統的象徵主義譯詩、譯文、批評、論文、短論、相關的片言隻字、相關人物的生平資料、學校制度、師資及課程安排等——來重建三十年代北京以學院為中心向外擴展的文學系統的內容及互動模式。

關鍵詞：翻譯研究 複系統 文學系統 中國現代文學 象徵主義運動 法國象徵主義

Abstract

After 1949 when Marxist-Leninist thoughts became the dominant literary

ideology, the literary histories of the 1930s were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nghai, portraying the Modernists, Bourgeois Liberalists, Nationalists and humorists as “counter-currents” of the Leftist literary cause and the victory of the Leftist literary credo was a historical necessity. This project offers an empirical case to challenge this grand narrative by using the oft-neglected Symbolist Movement in Peking in the 1930s as an axis to evoke the totality of literary activities there. The result will show that the conflicts in the Shanghai literary system might have gained its energy from the Peking system, which cultivated the major literary foes for the Shanghai Leftists. The main part of the project will present the academia of Peking, namely Pek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Sino-French University, as literary institutions. Through the design of curriculum, hiring of teachers, master-disciple relations (which facilitated the latter's admission to literary coteries), literary societies in school and the publications of academic bulletins, the symbolist aesthetics was codified and the practitioners were recognized and rewarded. Moreover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within the academies spilled over into the adjacent literary environments, allowing the academic literary taste to take root in society, evidenced by the fact that students or graduates from these universities assumed editorial posts in literary supplements of newly found literary magazines. These observations will be supported and documented by a rich collection of materials—translated poems, criticisms, essays, commentaries, passing references, biographies of related figures, curricular and administrative records of the academies in ques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Polysystem
Literary System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ymbolist Movement French Symbolism

二、緣由與目的

此計畫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三十年代的北京文壇對象徵主義文學的接受，呈現出三十年代北京學院作為一個文學機構，透過課程和師資的安排、師生間的啟蒙誘導以至彼此提供發表園地、社團活動以至校內學術刊物的發行，以及最後畢業生踏出校園後從事文化工作，皆不斷的鞏固象徵主義作為理想的文學表達方式的地位，復又使更多的文壇新秀因從事象徵主義詩的實踐或文學批評而得到肯定。

近年來大陸方面有關中國象徵主義運動此一課題也有不少成果，然而品質方面仍有待改進。大陸方面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都有一個共同的弱點，就是缺乏外語能力，以及對外國文學的第一手知識，難以處理這個屬於國際性的文學運動。因此本計畫主持人認為有必要以比較文學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個文學播散與接受的課題。

三、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所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圍繞著三十年代北京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中法大學相關的文學活動與法國象徵主義運動的散播彼此之間的關係。由於兩年來所收集的資料極為繁複，其中包括不少譯詩及重要詩論的翻譯文本，現就選取部分材料作一整理，以說明研究結果的一個梗概。

法國象徵主義的在北京大學的傳播，其動力主要來自法文系的梁宗岱。他在三十年代初便在該校的國文學會以象徵主義為題作演講，以「契合」的觀念來概括法國象徵主義的創作美學，是一種物我交融的狀態所產生的境界，使不美滿的得以完成，不可言喻的得以實行，就如他所譯的“Correspondances”一詩：

契合

自然是座大神殿，在那裏

活柱有時發出模糊的話：
行人經過象徵底森林下，
接受著它們親密的注視。

有如遠方的漫長的回聲
混成幽暗和深沉的一片，
渺茫如黑夜，浩蕩如白天，
顏色，芳香與聲音相呼應。

有些芳香如新鮮的孩肌，
宛轉如清笛，青綠如草地，
——更有些呢，朽腐，濃郁，雄壯，

具有無限底曠遠與開敞，
像琥珀，麝香，安息香，馨香，
歌唱心靈與官能底熱狂。

原詩是波特來爾表達象徵主義美學的重要作品，“Correspondances”一概念引含感官經驗彼此替代所建構的空間，在九十兩行詩中透過觸覺、嗅覺和視覺，與味覺產生類比的關係得以說明。然而譯文中過份強調「契合」而未把該兩行的意象刻意經營。不過有趣的是，梁宗岱對波氏象徵主義的理解是「毫無保留」在他的學生中傳授，這在他的學生卞之琳所譯的同一首詩中看出來

應和

自然是一個神殿，有許多活柱
不時地講出話來，總模糊不清；
行人穿過一重重象徵底森林，
一路接受著它們親密的注目。

有如漫長的回聲在遠方混合，
變成了一致，又深又暗的一片，
浩渺無邊如黑夜，光明如白天，
芳香，顏色與聲音在互相應和。

有些芳香新鮮如小孩底肌膚，
悠傷宛轉如清笛，青翠如草地，
還有些芳香，富貴，淫蕩，與威武

展得開，比得上無界限的東西，
像麝香，琥珀香，安息香與馨香
歌唱心靈上與感覺上的神往。

題目上的「應和」和「契合」意義上相去不遠，前者是過程而後者是結果。除了卞譯一行十二字較接近原文的亞歷山大體之外，文字上幾乎與梁譯相同，九十兩行的處理也是同出一轍。可見象徵主義是有系統地被透過不同的文學活動（演講、翻譯）在傳播。

更值得注意的是梁宗岱式的象徵主義，實在是所謂「純詩」理論的代名詞，「純詩」的境界也就是「契合」時的陶然

忘機的頃間被詩人或讀者所瞥見的「幽暗和深沉」的一片大和諧。儘管當時人們可能對「純詩」的理解僅止於望文生義的層次，北京的學者與學生們對「純詩」的追尋可以說在他們的文學活動中佔了主導的地位，加上當時在北大當客座教授的瑞恰慈（I. A. Richards）透過他的「實用批評」論及其他著作，對詩的美學構成以及分析方法加以傳授，使年輕的學生詩人們得到不少啟發，這可以在清大學生曹葆華在《北平晨報》所編的兩個副刊《學園》和《詩與批評》上找到證據，而該批論文後來再被收入《現代詩論》和《科學與詩》中，後者更以「專著」的身份出現，葉公超在序文中更明白指出，瑞恰慈此類「分係文學作品的理論」是「國內現在最缺乏的」。而象徵主義文學方面的引界也隨著年輕一輩師生對外文的閱讀能力加強而更加積極。他們除了閱讀法國詩人外，也開始接觸英美詩人如艾略特、葉慈及英美批評家如 Edmund Wilson、Herbert Read、Middleton Murry、Arthur Symons 等人，這些批評家被引界，皆因為他們都鼓吹象徵主義或純詩，是這些源自法國的詩論在英美的代言人。葉慈的〈詩中的象徵主義〉雖然有其獨有的、趨於神秘主義的象徵主義文學觀，也在 1934 年被翻譯出來。艾略特的文學批評文本也有不少被翻譯，（儘管他的詩很少被譯出），成為瑞恰慈之外在三十年代中國現代詩論的重要奠基者，其詩論與上述英文文評加的詩論，均被收入《現代詩論》中。艾略特在中國被接受當然不僅止於他是〈荒原〉的作者、是二十世紀初透過文學作品強烈表現其對現代性的不滿、對西方文明的危機提出警告與救贖的可能性，艾氏的創作美學觀，即所謂的「客觀對應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給予當代學生詩人們最大的衝擊，也讓他們透過此概念真正地掌握象徵主義文學的創作美學，葉公超便曾在他的〈愛略忒的詩〉一文中便把此觀念與象徵主義創作美學相提並論：「象徵主義者早已說過，研究創作想像的人也早已注意到這種內感與外物的契合」。葉公超是清大教授，其文章發表於該校刊物《清華週刊》其觀點在學院內的影響力可想而知，（儘管艾略特與波特萊爾以降的法國象徵詩傳統的密切關係是研究現代詩的普通常識），學生輩的曹葆華等人在校內接受教育，進而編撰文藝副刊，讓學院的品味得以向外播散。

知，（儘管艾略特與波特萊爾以降的法國象徵詩傳統的密切關係是研究現代詩的普通常識），學生輩的曹葆華等人在校內接受教育，進而編撰文藝副刊，讓學院的品味得以向外播散。

相對來說中法大學的文學活動就比較單純多了，一方面由於該校不論在語言上及文化上比較接近法國，對法國文學接受的純度較高，一方面則因為其文學活動多仰賴其學報《中法大學月刊》彰顯出來。中法大學裡最對法國象徵主義的引介最重要的人物可說是留法的張若茗。她一九三一年歸國後便任教於中法大學，於一九三七年發表了〈法國象徵派三大詩人鮑德萊爾魏爾萊諾與藍苞〉，對法國象徵主義有正面的介紹，文中引用了波特萊爾的日記和信札來剖析波氏得內心世界，已趕上當時西方文評家的腳步。沈寶基的〈鮑特萊爾的愛情生活〉和宗臨的〈查理波得來爾〉兩篇文章皆集中在波氏的生平上，一負面一正面，形成了學術論辯的對話關係。養晦〈詩的藝術與魏倫〉主要是討論魏倫詩中的音樂性的問題，觸及了象徵主義詩的重要課題。象徵主義的作品則有蕭石君譯梅特林〈群盲〉。宗臨譯的〈歌德與法國〉則呼應了梁宗岱，視歌德為法國象徵主義真正先驅。羅大綱譯〈戰後法國文藝思潮〉及帝若〈一九三三年的法國文壇〉兩篇有關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文章，不約而同地把源頭追溯至波特萊爾。

從以上的描述，我們可以得知三十年代的學院的學術環境，讓學者及學生詩人們追尋純文學的文學表達，而象徵主義發展到梵樂希的純詩觀念，恰好滿足了他們的要求，而在不受政治鬥爭所干擾的北京得以發揚。

四、計畫成果自評

這個計畫的基本精神是要重新描述三十年代北京的文學史，在這段文學史的建構過程中，一方面要檢討現有的、大部分屬於大陸學者的成果，一方面要在原始資料上收集完備，以建立一個本計畫中所提出的史觀，是一項極為繁複而艱鉅的工作。在過去兩年的計畫執行中，由於不斷或的新

的資料，需要數度修正自己的想法，前項所描繪的文學活動及其彼此間的關連是現階段所能作的簡單描述，其中諸多細節，將會將會在本人的寫作計畫中再作交代，如 I. A. Richard 的「實用批評」論在中國現代詩論的地位、英美「現代主義」詩論與中國現代詩運動的關係，以及象徵主義文學在《北平晨報》的播散等。在本計畫的執行中，更意外地發現不少三十年代詩人有回歸中國詩學的衝動，例如梁宗岱的象徵詩論除了建基於梵樂希的純詩理論外，還夾雜了陶淵明的自然詩理論，卞之琳翻譯的象徵主義詩中，使用了「詞」的格律，更用了「儿化韻」來模擬法國詩的「陰性韻」，何其方則用古詩「休洗紅」的主題寫出動人的象徵詩，這些現象是本計畫草擬之初無法掌握，也必須要深入研究，而其結果也必然會修正本計畫的部分看法。

史》中冊，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13] 藍棣之，《新月派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14] 張曼儀，《卞之琳》，書林，1992。

五、參考文獻

- [1] 曹葆華 選譯，《現代詩論》，1937。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1968。
- [2] 曹葆華 譯，《科學與詩》，瑞恰慈，1934。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1968。
- [3] 吳曉東，《象徵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 [4] 羅震亞，《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 [5] 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朝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6] 引康庄，《象徵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
- [7] 陶長坤，《論象徵主義文學》，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
- [8] 郭志剛 編，《中國現代文學書目匯要·詩歌卷》，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
- [9] 周發祥、李岫 編，《中外文學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10] 邵伯周，《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研究》，學林出版社，1993。
- [11] 廖超慧，《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武漢出版社，1997。
- [12] 王永生 編，《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